

文獻



Wenxian 16

文 献

第 十 六 辑

北 京 图 书 馆

《文献》丛刊编辑部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六月

文 献

第 十 六 辑

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文津街七号)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850×1168 1/32开本 8.5印张 200千字

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000册 定价：0.90元

分类号码：G256—5 统一书号：17201·38

目 录

满文译本《唐人小说》《聊斋志异》等序言

及译印《三国演义》谕旨……黄润华 王小虹译辑(1)

满文翻译小说述略……黄润华(6)

《歧路灯》的流传与研究概述……胡世厚(24)

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补遗……谢伏琛(41)

关于新发现的孔尚任《寄青沟和尚书》及佚诗

……张羽新(46)

纳兰词的行世……冯 统(52)

汉简史籍参证举例……薛英群(57)

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与《竹书纪年》……吴汝煜(73)

《国榷》等书所载崇祯七年农民军史料辨误……方福仁(82)

《石湖樵歌百首》作者许锜另一批手稿漫述……陈 朗(97)

秦 亨 考……刘 满(104)

•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•

唐弢传略……伏 琥(109)

记周广业的《经史避名汇考》……郑炳纯(126)

记张介侯未刊遗稿……牟实库(139)

两当轩的历史风貌……金性尧(150)

张尔田论学遗札……钱仲联辑(154)

《京都大学汉笈善本丛书》介绍……杨铁婴(161)

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访书志……………李致忠(168)

西文美国参考工具书选目提要(续七)(完)

……………戚志芬 马惠平(186)

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(九)……………北京图书馆金石组(203)

• 中国古文献学研究 •

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……………仝修良(207)

古代辨伪学概述(下)……………孙钦善(235)

• 文献之窗 •

关于乾嘉学派的一些问题

——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综述……………王俊义(251)

朱金城著《白居易年谱》……………彭黎明(261)

《粤省民团总长刘永福之通告》三种文本校记……………赵立人(264)

《六朝事迹编类》考……………谢 巍(266)

养心殿本《宛委别藏》……………柯愈春(267)

〔补白〕

朱士嘉：《湖北省建制沿革》一书出版(40) 薛英：北京图书馆所藏清南监书(56) 雷梦水：陶陶室、千元十架、宝苏室和岱南阁(81) 官桂铨：石庞《后西厢》小考(103) 徐传武：“棒”当作“棒”(263) 官桂铨：莫等闲斋主人考(185) 黄炳辉：《北京图书馆参考工作》(资料汇编)出版(202) 刘宣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开展古笈整理工作(250) 楚人：欧洲华人学会及其刊物《欧华学报》(5)

满文译本《唐人小说》《聊斋志异》等 序言及译印《三国演义》谕旨

黄润华 王小如 译辑

满文本《唐人小说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的序言和清顺治朝摄政王多尔袞关于译印《三国演义》谕旨的全文，过去未曾译成汉文刊布。又，《金瓶梅》满文本序，虽旧有佚名氏的汉译稿，但舛误甚多，亦未发表过。今据北京图书馆和故宫藏本，将前三件译成汉文，并订正《金瓶梅》满文本序的旧译稿，在《文献》上一起发表，以供治文学史者及满文研究者参考。

《唐人小说》译本序

唐朝三百年，所作文章超群绝伦。然何以历代独赞诗歌，小说之奇异？缘诗多为事而作，唐人以音律抒情，寓意于有无之间。文章多陈以实，而唐人小说语经修饰，唯露其音，具有释虚玩味之趣，其之细密，乃似锦织蟒缎，鬼斧神工。故虽言李、杜之奇险，韩、柳之雅重，有时亦不能与孟东野、陆鲁望、沈亚之、段成式诸人争奇斗艳，即若耆卿、易安之词，汉卿、东篱之曲，其形非凡而情趣奇异也。洪容斋谓：“唐人小说，不可不熟，小小情事，悽惋欲绝。”刘贡父曰：“小说至唐，鸟花猿子，纷纷荡漾。”两公博洽儒宗，岂独好异样者乎？且杜阳鼓吹、摭言传信诸书，记叙真事之梗概，司马光编

纂《通鉴》曾有赖于此也。此外，茶经、歌辞、画谱、诗歌等各项，无不清新明快。自晋宋已盛，岂尽与宋玉、栾大借梦讥议相同耶？自《楚辞》、《汉书》以还，此种应存奇刚无穷之气赋于诗歌、小说，唐人际遇，达之巅峰而不自知矣。今唐朝诗文虽有品汇、正声、钞选等书，然小说未受推崇传诵，《太平广记》虽分载古今，亦仅录唐之三分之一，说海、小史诸书之颁刻，不仅粗碎，且杂记近代者甚夥。故余搜求柜中，择文辞典雅、富有文采者一百五十篇，以陪衬唐诗，显扬一代之佳音。

桃源居士辑

〔附录〕现存《唐人小说》清译本目录：

- ①《尚书攷实》（李綽），②《小说旧闻》（柳公权），③《卓异记》，④《摭异记》（李浚），⑤《朝野金载》（张鷟），⑥《中朝故事》（尉迟偓），⑦《本事诗》，⑧《湘中怨词》，⑨《歌者什记》，⑩《乐府杂录》（段安节），⑪《羯鼓录》（南卓），⑫《李蕃吹笛记》，⑬《肉瘿部》（段成式），⑭《鬼塚部》，⑮《岭表录异记》（刘恂），⑯《来南录》（李翱），⑰《昆仑奴》（冯延巳），⑱《剑侠传》（段成式），⑲《迷楼记》（韩偓），⑳《海山记》（韩偓），㉑《开河记》（韩偓），㉒《仙吏传》，㉓《北里志》（孙棨），㉔《睡菜》，㉕《北户录》（段公路），㉖《吴地记》（陆广微），㉗《烟花记》（冯翊），㉘《妆楼记》（张泌），㉙《萧颖士》，㉚《诺皋记》（段成式），㉛《周秦行记》（牛僧孺），㉜《三梦记》（白行简），㉝《前定录》（钟谿），㉞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（王仁裕），㉟《杨太真外传》（乐史），㊱《长恨歌传》（陈鸿），㊲《梅妃传》（曹邺），㊳《李林甫外传》，㊴《东城老父记》（陈鸿），㊵《高力士传》（郭湜）。

《金瓶梅》译本序

历观编撰古诗词者，或劝善惩恶，以归祸福；或快志逞才，

以著诗文；或明理言性，以喻他物；或好正恶邪，以辨忠奸。其书虽裨官古词，而莫不各有一善。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四种，固小说中之四大奇书也，而《金瓶梅》于此为尤奇焉。凡百回中以为百戒，每回无过结交朋党、钻营勾串、流连会饮、淫黷通奸、贪婪索取、强横欺凌、巧计诳骗、忿怒行凶、作乐无休、讹赖诬害、挑唆离间而已，其于修身、齐家、裨益于国之事者一无所有。至西门庆以计药杀武大，犹为武大之妻潘金莲服以春药而死。潘金莲以药毒二夫，又为武松白刃碎尸。如西门庆通奸于各人之妻，其奴婢于伊在时即被其婿与家童玷污。吴月娘背其夫宠其婿使人内室，奸淫西门庆之婢，不特为乱于内室。吴月娘并无妇人精细之态，竟至殷天锡强欲逼奸，来保有意调戏。至蔡京之徒，有负君王信任，图行自私，二十年间，身谴子诛，朋党皆罹于罪。西门庆虑遂谋中，逞一时之巧，其势及至省垣，而死后尸未及寒，窃者窃，离者离，亡者亡，诈者诈，出者出，无不如灯消火灭之烬也。其附炎趋势之徒，亦皆陆续无如花残木落之败也。其报应轻重之称，犹戡秤毫无高低之差池焉。且西门庆之为乐，不过五六年耳。其余揶揄、谄媚、乞讨、钻营、行强、凶乱之徒，亦揭示于二十年之内。将陋习编为万世之戒，自常人之夫妇以及僧道尼番、医巫星相、卜术乐人、歌妓杂耍之徒，自买卖以及水陆诸物，自服用器皿以及谑浪笑谈，于僻隅琐屑毫无遗漏，其周详备全，如亲身经历眼前熟视之彰也。诚可谓是书于四奇书之尤奇者矣。或曰是书乃明时逸儒卢楠所作，以讥刺严嵩、严世蕃父子者，不识然否？因其立意为戒昭明，是以令其译之，余于几暇参订焉。观是书者，将此百回为百戒，夔然慄，愀然思，知反诸己而恐有如是者，斯可谓不负是书之意也。倘于情浓处销然动意，不堪者略为效法，大则至于身亡家败，小则亦不免拘疾而见恶于人也。可不慎欤！可不慎欤！至若厌其污秽而不观，乃以观是书为释闷，无识之人

者，何足道哉！是为序。 康熙四十七年五月谷旦序

《择翻聊斋志异》译者序

满文，乃我朝本土之语言，其形合阴阳，音通律吕。有此以来，首批巴克什陆续涌现，奉旨逐次翻译四书五经、纲纪渊鉴诸书，启迪后人，故创百世未有之奇书。呜呼，何其圣哉！余禀性鲁钝，既未通览经史，亦不习诗赋，而因家贫年壮，暂习满文，以谋差行事耳。不意考中翻译举人，再中翻译进士。公余之暇，浏览各类书籍，尤癖嗜《聊斋志异》，此何谓耶？该书效司马迁之志，取《春秋》之义，诸凡广衍显扬、喻世警人，易过迁善，于戏谑、讽谕诸言中均溶劝戒之理，实有功于名教矣。窃思将此书之奇意隐理以满文译之，则先贤所创之妙境不知能否昭彰而尽，故立意虽久，尚未敢着笔。后求得先师明右圃先生所译《花神》等四篇阅看，果然神传形外，恰合文中之奇，由此文心涌起。然因余才疏学浅，犹恐他人齿冷。丙戌年于盛京工部主事任上，每逢花升月明之际，辄取一册翻阅，择易晓者译之，日居月诸，积累诸篇，虽向师友求正，仍恐不能尽善，唯期学者文士阅后，去非存是，使无微瑕。倘同好与共，亦为满洲才士之一快事也。是为序，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吉日五费居士题。

译印《三国演义》谕旨

皇父摄政王旨。谕内三院：着译《三国演义》，刊刻颁行。此书可以忠臣、义贤、孝子、节妇之懿行为鉴，又可以奸臣误国、恶政乱朝为戒。文虽粗糙，然甚有益处，应使国人知此兴衰安乱之理也。钦此。内弘文院大学士祁充格等谨奏。我等恭承皇父摄政王谕旨，校勘《三国演义》，学士查布海、索

那海、伊图、霍力、庆泰、来袞、何德翻译，主事能图、叶成额等恭承缮写，主事更泰等与博士科尔科泰等恭抄，成二十四册，分为六函，颁行于众，为此谨奏。总校：大学士祁充格、范文程巴克什、刚林巴克什、冯铨、洪承畴、宁完我、宋权。

顺治七年正月十七日谨奏。

欧洲华人学会及其刊物《欧华学报》

欧洲华人学会是散居欧洲各国华人（包括华裔）的学术性团体，1981年8月27日在法国里昂市郊成立。该会“提倡学术研究，彼此交换教研心得与经验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敦睦欧洲华裔学人间的感情为宗旨。”会刊《欧华学报》（暂定年刊）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华人学术性中文刊物。它以人文、社会科学论文为主，兼顾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，另外还设有书评、介绍欧洲华人学者及中欧文化交流动态等栏目。创刊号已于今年五月出版，该期主要内容有：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郑德坤的《夏文化》；该刊主编李治华教授的《〈红楼梦〉法译本的缘起和经过》；唐弢先生的《谈水浒》；西德科隆大学汉学研究所车慧文的《满学研究简介》；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平的《法译老舍中短篇小说选〈北京居民〉读后记》等。内容丰富多采，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。

《欧华学报》是在资金、稿源、编辑、出版发行均存在困难的情况下产生的。它的崛起，表明了海外华侨、华裔学者热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。正如该刊创刊号《发刊词》所说：

“作为中华民族的后裔，我们记得我们长远的光荣历史，我们也记得历史的教训，我们记得我们祖先所创造与发展的高度文化，我们也记得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”。“我们相信，如果我们能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作风、向海内外中西学人们虚心学习、与所有的朋友们精诚地合作，这个小小的学报会继续存在，象在中欧文化关系上的一盏灯火，为中国文化的宣扬发出一点光与热。”

楚人

满文翻译小说述略

黄润华

有清一代，用满文翻译了不少汉文小说，这些译作在满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在满汉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，也给蒙古、锡伯、达斡尔等兄弟民族的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。现在把满译小说的情况略作介绍，或许对研究满族文学史不无裨益。

最早的满译小说

最早的满译小说始于何时何书，已不可考。就现有的材料看，《清太宗实录》卷十二载：“天聪六年七月庚戌，游击巴克什达海卒，时年三十八。……其平日所译汉书，有《刑部会典》、《素书》、《三略》、《万宝全书》，俱成帙。时方译《通鉴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三国志》及大乘经，未竣而卒。”其中之《三国志》即为小说《三国演义》而非陈寿之《三国志》。清王嵩儒《掌固零拾》中说：“本朝未入关之先，以翻译《三国演义》为兵略，故其崇拜关羽……”。由此可知，天聪年间达海所译的《三国演义》应是有文献可考的第一部满译小说。可惜未及译完，达海便去世了。

在崇德年间，又译了一部小说名《钟无盐》（又名《齐国皇后钟无盐传》）。蒙古人民共和国策·达木丁苏荣收藏的蒙译本上的题识中说此书转译自满文，而满译本是在崇德年间翻译的^①。不过如今《钟无盐》的满译本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

中，无处寻觅了。

满译小说至少在清太宗天聪、崇德年间便已问世，由于年代久远，这些译作未能保留下来。满族进关后，建立了全国性政权，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方有条件展开，这时满译小说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。

“四大奇书”的翻译

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和《金瓶梅》向被称为“四大奇书”。这四部著名小说在清初便已被译成了满文，在满族中广为流传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一书，达海翻译未竟，至顺治年间，遵多尔衮之命，查布海等满族文臣又重加翻译，汉族官员范文程、洪承畴、冯铨等亦参与其事。顺治七年译毕刊印，满汉官员十六人得到鞍马银两的赏赐。满文《三国演义》的顺治刻本共二十四册，包背装，每半叶九行，框高29厘米，宽20.5厘米，前有谕旨一篇，对本书备加推崇。满文字形刚劲、古朴，在某些方面尚能窥见老满文的风韵。从装潢到版刻，都堪称为顺治朝满文刻本的典型。这一版本存世已很稀少，据笔者所知，国内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大连图书馆藏有完本，北京图书馆藏有十六册残本。

《三国演义》满文刻本行世后，又刊印了一种满汉文合璧本，共四十八册，框高21.5厘米、宽15.5厘米，每半叶满汉文各七行，满文与顺治本同，汉文列在满文之右。从汉文中“玄”、“贞”均已避讳，而“弘”字未避这一情况推断，这一满汉文合璧本应是雍正年间所刻。从其刻工、纸张及装帧情况来看，当为民间坊刻本而非出自大内。

据《八旗艺文志》载，和素曾译有《三国演义》，但终未得见。

满文《三国演义》在清初一再翻译刊印，于统治者本意来说，并非因为它是一部著名的文学作品，而主要是认为此书的军事意义十分重要。皇太极虽痛斥“汉文史书，殊多饰词”，“野史所载……皆系妄诞”，但在戎马倥偬之中，却命达海翻译《三国演义》全书；进关后，多尔袞又组织力量重译刊布，实以此书为兵略。“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，颇多得力于此。”（清陈康祺：《燕下乡脞录》卷十）

但是，作为一部文学名著，它的翻译传播的影响是远非统治者所能料及的。几百年来，《三国演义》又从满文译成了蒙文、锡伯文，在满、蒙、锡伯等民族的群众中广泛流传，受到了人们的喜爱。

满文《西游记》是部手抄本，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。此书抄写精美，看来是供“御览”的。全书共五十册，分为一百则，实际上是汉文通行本的节译，其中的诗词均略去不译，亦未署译者姓名和翻译时间。从满文书写风格看，应在顺治以后。另有《后西游记》四十回，亦为精写本，共二十册。此书作者题为“天花才子”。康熙五十四年成书的《在园杂识》卷三中说：“《后西游记》虽不能媲美于前（按指《西游记》），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”则可知此“天花才子”为清初人。目前所见最早的汉文《后西游记》是乾隆五十八年苏州书业堂刊本，康熙刻本已不可见。满文译本很可能与《西游记》同时译出，时间约在康熙年间。

《水浒传》这一部文学名著，因演述宋江等一百单八将聚义造反的故事，所以成书后命运多厄，明清两代屡遭禁毁。《儒林外史》乾隆元年闲斋老人所作序中说：“《水浒》、《金瓶梅》，诲淫诲盗，久干例禁。”可见在乾隆以前已列为禁书。乾隆十八年更有上谕对《水浒》等书大肆痛骂，说：“近有不肖之徒，并不翻译正传，反将《水浒》、《西厢记》等小说翻译，使人阅看，诱以为恶。……似此秽恶之书，非惟无益，而

满洲等习俗之偷，皆由于此。如愚民之惑于邪教，亲近匪人者，概由看此恶书所致。于满洲旧习，所关甚重，不可不严行禁止。”（《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》卷四四三）乾隆十九年又下旨“将《水浒》一书，一体严禁，亦毋得事外滋扰”（江西按察司衙门刊《定例汇编》卷三祭祀）。从乾隆上谕中可以得知，在乾隆十八年之前不久，《水浒传》已有了满译本在民间流行，旋又遭禁。乾隆十八年的上谕又说：“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，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着查核严禁。将现有者查出烧毁，再交提督从严查禁，将原板尽行烧毁。如有私自存留者，一经查出，朕惟该管大臣是问。”从这段话看出，当时的满译本《水浒》已有刻本，因为遭到清统治者的严厉压制，以致目前已不能找到了。就在乾隆帝对《水浒》大发雷霆之际，他的深宫内恰好藏有一部《水浒》的手抄本，一直保留至今。目前能见到的有三十二册，另有三册稿本。这三十二册抄本与三册稿本相较，抄写略为工整，但并非最后定本，其中个别词句处尚有涂改。全书未见翻译抄写者的名字，亦未署年款，难以断定何年翻译。但从三册稿本的草书风格看，似是顺康朝的译作。这当然要作专门的研究后方能寻出更多的佐证。从内容上看，这部满文《水浒传》是根据汉文的百回本翻译的。在国外，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水浒传》也都是手抄本，苏联共藏三部均为残本，分别为二十八册、十册和二册。这最后一部上标有年号：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五月。可见康熙年间已有《水浒》满译本了，这为确定故宫手抄本的年代提供了参考。法国收藏的也是部百回本，有宝名堂藏书章，未署年款。

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《金瓶梅》被称为“第一奇书”，清代对《金瓶梅》多次严令禁止。仅康熙一朝便一再下令“禁淫词小说”。康熙五十二年更详细规定：“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……严查禁绝，将板与书，一并尽行销毁。如仍行造作

刻印者，系官革职，军民杖一百，流三千里，市卖者杖一百，徒三年。该管官不行查出者，初次罚俸六个月，二次罚俸一年，三次降一级调用。”在清政府多次严厉查禁的情况下，《金瓶梅》竟然能在康熙四十七年译成满文并刻板印行。

满译本《金瓶梅》序中说：“凡百回中以为百戒。每回无过结交朋党、钻营勾串、流连会饮、淫猥通奸、贪婪索取、强横欺凌、挑唆离间而已，其于修身、齐家、裨益于国之事一无所有。”那么此书意义何在呢？序作者认为：“西门庆虑遂谋中，逞一时之巧，其势及至省垣，而死后尸未及寒，窃者窃，离者离，亡者亡，诈者诈，出者出，无不如灯消灭灭之烬也。其附类趋势之徒，亦皆陆续无不如花残木落之败也。其报应轻重之称，犹戡秤毫无高低之差池焉。且西门庆之为乐，不过五、六年耳。其余掳掠、谄媚、乞讨、钻营、行强、凶乱之徒，亦揭示于二十年之内。将陋习编为万世之戒，……”由此可知序作者认为此书是讲惩恶扬善、因果报应的。因此又说：“观是书者，将此百回为百戒，凛然慄，愀然思，知反诸己而恐有如是者，斯可谓不负是书之意也。”《金瓶梅》一书展现了明末社会生活的广阔场面，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，在艺术上有相当的成就。对此，序作者也作了肯定，“自常人之夫妇以及僧道尼番、医巫星相、卜术乐人、歌妓杂耍之徒，自买卖以及水陆诸物，自服用器皿以及谑浪笑谈，于僻隅琐屑毫无遗漏，其周详备全，如亲身经历眼前熟视之彰也。”

《金瓶梅》一书的版本很多，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是万历丁巳年（1617年）的《金瓶梅词话》，其次是崇祯刻本《金瓶梅》，清康熙三十四年又有张竹坡的《评第一奇书金瓶梅》，内容与崇祯本同，在清初很是流行。满文译本的回目与崇祯本基本一致，看来是根据崇祯本或张竹坡评本翻译的，但将东吴弄珠客和谢颐的序文以及各种评语全部删去，前只冠一篇满文序，二百幅绣像亦不收录。正文中，在人名和一些语词旁注有

汉文，如“书办”、“忤作”、“再醢儿”等。又，个别熟语、曲文也附汉文，如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、“不看僧面看佛面”、“醉扶定，四红沉，着锦裙。拾得多少春风夜月锁金帐”等。

《金瓶梅》的满文译者是谁？众说纷纭，各执一词，二百年前便已弄不清楚。有说是和素的，如昭槁《啸亭续录》卷一“翻书房”条说：“有户曹郎中和素者，翻译绝精，其翻《西厢记》、《金瓶梅》诸书，疏节字句，咸中肯綮，人皆争诵焉。”也有说是徐元梦的（见伍氏批本《随园诗话》卷五）。英国人维利在《金瓶梅》英译本序中又提出是康熙皇帝之弟，不知所据为何。^②从满译本的序言来看，译者与序作者并非一人。其序曰：“因其立意为戒昭明，是以令其译之，余于几暇参订焉。”可见此书之翻译是序作者的意思，而序作者的地位比译者为高，故曰“令其译之”（满文的“翻译”一词用的是命令式），并且序作者也参加了此书的校译工作，但两者均未留名。

《金瓶梅》一书向被认为是“诲淫”之作，列于禁毁之首。在满译本刊印之前，早在顺治九年已有明令，禁刻“琐语淫词”，康熙朝又几次颁布上谕，严禁“淫词小说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《金瓶梅》居然能译成满文刊板行世，不论是和素还是徐元梦，如果没有特别的允准，都是不可能擅自翻译，更不可能刊印的。因此，不论满文译者是谁，满译《金瓶梅》问世，肯定得到最高统治阶层的默允，或许其刊印之初仅供在王公大臣之中流传，亦未可知。《啸亭杂录》载乾嘉时“士大夫家几上，无不陈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以为把玩”，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。由于有这样的背景，而此书之名声又向来不佳，所以译者与序作者故隐其名。这便可以理解了。

满文《金瓶梅》刻本在国内仅存七部，有的还是残本，主要收藏在北京和呼和浩特。抄本很少，大连图书馆藏有一部完

整的，题名为《世态炎凉》，封面还题有“莫作宿柳眠花淫情看，当为世态炎凉演义观”两句诗。从其内容看与康熙刻本相同，但其中的诗词多已附有汉文。

一批罕见小说的满译本

除了“四大奇书”这样的文学名著外，还有一批比较罕见的汉文小说也译成了满文。这批小说除《唐人小说》外，大多是清代乾隆以前的作品。译者和翻译的时间都未注明，均为手抄本，现存在北京故宫，原是皇室的藏书。这说明清代统治者除历史小说外，对其“当代文学”也颇注意。令人感兴趣的是，其中有些作品在当时已经成为禁书。

《唐人小说》是部抄本，共十二卷，包括了四十篇故事，分别从明代刊印的《五朝小说》、《合刻三志》、《古今说海》、《虞初志》、《顾氏文房小说》等书中辑出，可以说是个辑录本。书前有题名桃源居士的序言一篇，对唐人小说十分赞赏。但此“桃源居士”为谁？待考。此书亦未标明译作年代，但从其满文的书写风格看，应在清初。书中一些人名、地名的满文译文旁注有汉文，其中的“玄”、“禎”、“弘”等汉字均未避讳，故可断定此书的翻译、抄写应在顺治一朝。此书抄写在白皮纸上，用纸捻穿订，是部毛装本，形式古朴，亦未有正式的封面，与一般“恭呈御览”的图书迥然相异。从故宫收藏的其他图书来看，这样的书是介于稿本与正本之间的一种过渡本。

清代小说翻译最多的是题名“天花藏主人”的作品，有的作品虽不题天花藏主人著，但与他亦有某种关系。这批译本有《玉娇梨》、《两交婚》、《玉支矶》、《赛红丝》、《平山冷燕》、《麟儿报》、《画图缘》、《醉菩提全传》等。

天花藏主人亦称素政堂主人，其真实姓名不可考。据孙楷